

首獎

山中怪獸

威瑪

0

校長說，神要降下大雨淹沒世界，於是父親賣掉盆地的房子，在五月底帶著母親和十歲的小巫上山，跟幾個家庭一起生活。

他曾和父母住在盆地中，按照規定的時間上下課，而今他們住進山坡上五坪大的貨櫃屋，用卡式爐煮冷凍水餃。月亮形狀的冷凍水餃，只有豬肉高麗菜口味，貨櫃屋排成半月形，校長的木屋就在月亮缺口處，父母在裡面上課。校長不是小巫的校長，是父親的小學校長，出過幾本書，退休後搬到山上。

山中晨昏多霧，衣服晾在牆角綁的鐵絲上。被電風扇和昆蟲吵醒的小巫閒著無聊，盯著從窗外飛進來的燈蛾，牠們循著燈光來到這裡，沒有一隻再出去。

夜晚很長，躺在父母親中間的小巫無法動彈，身體弓成く字，和在盆地時分房睡不一樣。他喜歡這種擁擠，開始習慣電扇運轉，習慣昆蟲的鳴叫、大人的鼾聲、遠處的野狗吠叫、節肢動物迅速爬過窗櫺、蚊蟲、壁上的燈蛾，小巫發現聽久了，他能從原本的一團亂響中區分出不同聲音。

他將所有聲音一一命名。

鞋底刮過滿布青苔的礫岩。

攀爬時折斷的樹枝。

偶蹄哺乳類。

看不見的鴉。

穿林的風。

貨櫃屋外傳來腳步聲。

1

大學畢業後他進入一間遊戲公司的開發部，研發自製遊戲引擎。不同於業界主力競爭的物理動能和全場域光影，公司的目標放在自動生成渲染，他們想做出一款AI演算的模擬世界，一個以臺北為模型的虛擬箱庭，把整個街景建築轉換成物理建模鍵入虛擬世界中。他負責的並非敲打鍵盤編寫代碼，每個工作天他都坐在車頂裝有全景攝影機的廂型車內，穿過涵洞、交流道與橋下的垃圾場，掃描臺北。

結構只是第一步，搭建地基的同時AI部門也在測試小人。小人是部門內部對虛擬人物的暱稱，它們目前只有粗糙的低像素貼圖外型，少量關節僅允許做出簡單動作，初始版本的功能只有進食、工作、行走與睡覺，不知悲喜，不懂吵架也不會唱歌。他經過負責測試的同事身後總會停下腳步多看幾眼，小人在虛擬場景中過簡單生活，同事們卻像肉身佛端坐螢幕前，精神高臥雲端。

兒時經歷帶給他很大影響，比如說守時，比如說他幾乎不會與旁人交流。他認為自己能聽見電磁波的聲音，比如能用耳朵分辨電腦是休眠還是關機，總會在電子鐘鬧鈴響起前醒來。入職時他對所有同事都這麼說。同事說他不會交流，他想反問他們又相信著什麼。

要相信，他記得自己曾被教導。從廂型車內的螢幕看車外的全景街景，臺北壓縮成一顆球，人們在球內圍著中心打轉。初期建模結束，他在的小組與開發小人A I的小組合併，組長要他構建一個微型社區測試小團體內的虛擬人物交互。他在陽明山的街景中選了一塊空地，建了幾個鐵皮材質貼圖的貨櫃屋模型，讓幾個虛擬家庭住進裡面。只提供一種飲食模組，定時由外部輸入，讓小人們專心在互動上。

同事們誇他聰明，都是直角的貨櫃屋易於搭建，山間生活單純易於調控參數。組長看著箱庭中央的小木屋代碼問那是什麼，他說那是它們的信仰。

2

小巫吃膩冷凍水餃，但不敢向父親抱怨，他看出來母親也膩了。母親也膩日夜的溫差，膩乾不了的衣服，膩每天排定的課程，膩校長每星期三晚上的演說。

小巫並不厭煩山上的生活，雖然夜裡總難以入睡，但每天下午上完課後都有大把自由時間，他會和其他家庭的孩子們一起去後山探險。

山上的小孩就他們三個：小巫、女孩和那個沒有舌頭的男孩。小巫覺得奇怪，他張口時自己明明看見洞裡有舌頭，可大人們都說沒有，說他的聲音被收走了。這不妨礙他們成為朋友，小巫在盆地有過朋友，可搬到山上後再沒聯絡，但沒有關係，他有女孩的聲音伴著。

「真的！」

「騙人。」

「真的啦！」

「你騙人！你騙人！」

「真的啦我有聽到！」

「那我們怎麼沒聽到？」

「妳睡著了吧？」

「那你怎麼沒睡著？」

「就睡不著啊，晚上這麼吵。」

在小溪畔、在石縫間，女孩的聲音填滿溪谷，迴盪在中小徑的入口。大人們警告這裡有蛇，規定他們天黑前一定要回去。

「我聽姐姐說這座山裡面住著一隻怪獸，會把晚上不睡覺的小孩給吃掉。」

「哪有可能。」

「被吃掉後，連骨頭都不剩，所有人都會忘記你。」

「妳才騙人……」

小巫有點慌了，他知道女孩會騙人，但姐姐不會。姐姐不是校長的學生，只是剛好住在附近山腳，總戴著鴨舌帽，穿牛仔長褲，一周兩次開著貨車幫聚落的大家送來冷凍食品。她很照顧小巫他們三個，會在送貨的空檔陪他們玩，說故事給他們聽。

「校長沒有說有怪獸。」小巫下結論。

「校長也沒說沒有！」女孩總能講贏他。

「沒有！」

「有！」

「沒有——」

「有——」

短促連續的電子鈴聲響起，沒有舌頭的男孩舉起手腕上的電子錶，規定的時間到了。他關掉鬧鈴，轉身往回走，小巫與女孩跟上，溪谷迴盪著辯證，信仰叢生，沒人成功證否誰。

山上的夜晚還很長，他縮成∟字藏在父母軀體の間隙。

老師們說，校長能聽見神的聲音，還能和神說話。

十歲的小巫沒有聽過神的聲音，但他暗自猜想，也許自己聽見過，但不知道那是。他想問校長神的聲音是什麼樣的，但校長總是很忙，忙著和老師們開會，忙著安置新加入的家庭，忙著接受採訪，忙著祈禱。

時間快到了，校長總在最後這麼說。

校長對大人們的作息有著嚴格規定，早操、早餐與團體早課，短暫午休後是下午的自我提升課程，晚餐後老師們會從手提音響放出奇異歌曲，那不是小巫熟悉的語言，他一個字都聽不懂，卻又好像感受到了什麼。

父母每天的時間被安排得滿滿的，反而讓小巫比在盆地時自由多了，這讓他感到高興，更好的是父母多了時間相處在一起。在盆地的時候他們總是吵架而他總在上課，到山上後一切都反了過來，現在換他與女孩吵得不可開交。

「接下來請專心看這段影片，心裡有什麼感受別壓著，讓它自己產生、發展、茁壯生長。」

小巫、女孩與沒有舌頭的男孩躲在校長的木屋外，偷偷向裡觀瞧。連結電腦的投影幕播放著某些畫面，因為反光而難以辨識，隱約可見的部分好像是關於遠方的戰爭、飢荒、疾病與災禍。

「感受那股情緒，但不要被支配，清楚體會到那是自己的一部分，與它共存。試著理解、試著化解，你會發現所有感受都源於自身，所以不用害怕，只要去接受。」

小巫觀察著父親，所有學員彼此保持間距，盤腿坐在軟墊上閉著眼。有些人哭了，有些人微笑著，校長在眾人之間踱步穿梭，將手放在人們肩頭。小巫看見父親流著淚，此前他從未看過父親哭泣。

「我們都只是不成熟的孩子，在假象構成的世界裡跌宕。欠缺的只是往前一步的決心，只是一剎那的覺悟，只是最簡單的一絲信念。」

小巫沒看見母親。

「去相信。」校長說。

耳根傳來刺痛，小巫背靠窗臺蹲下，用力摀住耳朵。

女孩湊到身旁，觀察著小巫。

「痛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女孩靠在小巫的耳邊徐徐吹氣，氣息輕柔。

「我痛的時候，馬麻就會這樣。」

沒有舌頭的男孩仍靠在窗邊，專心看著木屋內的課程。小巫後來才知道，那是自己第一次聽見電磁波的聲音。

晚餐時聚落的每個家庭圍在火爐旁等著，水餃在鍋中翻騰斷生。父親與其他大人們聊著天，深棕色玻璃瓶在他們之間傳遞，父親說那是大人的飲料，但小巫並不喜歡父親喝完那飲料的樣子，總感覺陌生，感覺有其他
人占據了父親的身體。

「幸好校長願意空出房位租給我們，不然繼續留在臺北太危險了。」

「是啊，有人想來還沒地方住，只能在外圍搭帳篷。」

「明天又有記者要來，大家都不要多做回覆，讓老師們去處理就好。」

父親將盛滿水餃的不鏽鋼盤遞給小巫。

「給你媽送去。」

小巫端著盤子走回貨櫃屋，母親說她病了，小巫希望母親趕快好轉，至少在大雨來臨前。他推開紗門，母親躺在床上閉眼休息，小巫將水餃放在床頭。

「麻，吃水餃。」

「嗯，放著。」

在盆地時母親不是這樣的，還沒生病，還會像姐姐那樣講故事給他聽，可上山後都變了。老師們對他說母親還在抗拒，需要時間去接受，她還沒有相信。小巫好怕再這樣下去怪獸會找上母親，他不敢睡著，只能在每個夜晚豎耳警戒屋外聲響。

「有蛾！」他說。

母親沒有回話，漠然看著他手指方向，一隻飛蛾趁著開門的片刻溜進鐵皮屋裡，繞著屋頂的燈泡打轉。他摸過燈泡，很燙。

他好奇之前的那些蛾去了哪裡。

3

接下來幾個月，工作都要和一名女同事協同進行，對方編寫小人的需求和反應，他負責運行測試和回報錯

誤 (Bug)。飲食、排泄、睡眠、娛樂、社交，慾望一個一個被寫入基礎編碼，於此同時小人的測試編碼也在增加，發呆、辯論、開玩笑、失眠、不切實際、偏執與妄想，女同事說她想盡可能拓展小人的行為邏輯，想實驗交互作用下會發生什麼。

「為了增加互動，小人的基礎代碼中有靠近小木屋的獎勵加成，越過中線後還有收斂級數遞減，所以它們會圍著小木屋不規則移動，在靠近極限值前轉身，永遠不會進屋。」女同事解釋給他聽。

他看見有三個小人總在箱庭邊緣貼著空氣牆徘徊，物理引擎注定它們走不出去，可那三個小人卻在吃飽飯的午後到處遊蕩，不像其他的留在箱庭中心的木屋周圍。

「那三個有自己的特別代碼，它們想出去。」

「它們不相信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，或它們相信箱庭外有些什麼。」

「為什麼是三個？」

「『三』最穩定，會彼此影響、拉扯纏繞。」

女同事讓他想起兒時的玩伴，話也很多，莫名自信。

「但我不確定那三個小人為什麼可以突破收斂巨集貼在小木屋的窗邊，小人基本上不可能靠那麼近。比起它們三個，其他小人好像少了點什麼。」

他叫出後臺，給她展示小木屋的物理編程。

「木屋裡面是空的，數學上也算『外面』。」他給出解釋。

「是還沒做好嗎？你之後會把中心填滿？」

「我會，只是還不確定要裝什麼。」

幾個月後虛擬社區的1.0測試版完成，驗收很成功，結束後他約她出去。女同事雖然驚訝也答應了。匆匆回家補上淡妝，換了一條牛仔褲。他偷開公司的廂型車，啟動攝影機將城市投放在車內螢幕，臺北扭曲成球，球心是逐漸擴大的暗綠。他離開仰德大道轉進深處，蜿蜒的山路被壓縮成8字形狀，近的放大遠處縮小，被山林遮蔽的消失點剛好連接到路的開頭。

「好像克萊因瓶。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想像一個酒瓶，瓶頸拉伸、彎曲後延伸進酒瓶內部，再與瓶底的洞相連。」

女同事給他看手機上搜尋到的圖片，有點像蝌蚪，像蠕蟲。

「這個瓶子永遠也無法裝滿，因為它是一種無定向的平面，沒有內外之分。瓶底就是瓶口，往內就是往外。」

「進去就是出去。」他想了想。

「沒錯。」

他停在一個轉角，帶女同事走上凹凸不平、混著礫石的泥土路，針葉林後方是一片有開發痕跡的空地，一些雜物與木板堆積在入口處，長草中隱約可見被遮蓋的胎痕，脫落的水管、破了洞的藍色帆布。

「我看出來了，是你搭的箱庭原型，原來真的有貨櫃屋。」

女同事數著貨櫃屋的數目，試圖搞清楚與遊戲中對應的位置。

「木屋呢？」她四下張望。

「在這。」

他指著一片芒草叢，女同事踩到鏽掉的金屬窗框，她看見草叢中燒得焦黑的木屋地基。

4

開貨車的姐姐來了，她拿著清單與老師們交談著，大人清點卡車上的紙箱。小巫穿過搬運貨品的大人們，溜到姐姐身後，輕輕勾著她的牛仔褲。

「弟弟，怎麼啦？」

「姐姐，下雨後你會跟我們住在一起嗎？」

「嗯……我不會。」

「那你怎麼辦？」

「不用擔心，姐姐很會游泳。」姐姐微笑著說。

「那怪獸呢？」

「怪獸？」

「山裡面住的怪獸，被吃掉的人會被忘記。」

「噢對，所以你們絕對不能隨便亂跑喔，知道嗎？」

「那如果我被吃掉了怎麼辦？」

「怪獸知道小巫是好小孩，所以牠不會把你吃掉的，怪獸只會吃不聽話的壞小孩。」姐姐摸著小巫的頭。

小巫隱約感覺，姐姐就是母親被吃掉的一部分，可他不敢問，怕問出口後就會改變什麼。

孩子的冒險如常進行，溪谷已經待膩，他們在聚落附近通往樹林深處的小徑徘徊。低矮的蕨類遮蔽路的盡頭，霧氣打濕樹幹上的苔蘚，薄暮中反射銅綠金屬色澤。

「怪獸就住在裡面，你不相信的話就走進去啊！」女孩像替自己壯膽般大聲說著。

不知名的昆蟲叫響，沒有舌頭的男孩盯著小徑彼端。小巫不想認輸，雙腳卻不聽使喚，無法再往前騰挪半步。

「我就說吧，膽小鬼！」女孩得意的說，轉頭看向沒有舌頭的男孩，「你也是，說不定就是怪獸拿走你的舌頭，你走進去牠就會還給你了。」

「他的舌頭是神拿走的！」小巫抗議。

「你又知道？」

「妳又知道了？」

「姐姐跟我說的。」

「才沒有，我今天也問姐姐了，她才不是那樣說的。」

「不然是怎麼說的？」

「怪獸只吃壞小孩！」

一陣山風拂過，把樹枝吹得嘎吱響，小巫與女孩嚇得往回跑了好幾步，那天三人沒等電子錶鬧鈴響起就先回聚落。

「七天後，大雨將至。」校長在星期三說。

世界被淹沒前的那個星期，所有課程都停了。開貨車的姐姐載來了大量的紙箱，大人們接力把紙箱搬進校長的木屋，好像永遠搬不完。

更多記者來了，頭頂天線的箱型車接連停在入口外的柏油路。一些大學生樣子的年輕人在附近搭帳篷，拿著DV拍攝聚落生活，說他們是一群瘋子。校長要大家不去理會，可有些貨櫃屋的居民受不住騷擾，拿空的米酒瓶扔向他們，也被記者拍到。

校長召開了晚課，所有家庭圍著木屋前生起營火，老師們用音響播放笛子和鈴鐺組成的音樂，清脆的叮噠聲，大人們閉上雙眼。

「想著我們曾經傷害過的人，想起他們的臉孔，在心中對他們道歉。」

小巫與父母親坐在一條空心的木頭上，他感覺母親並沒有照著校長的話去做。想到姐姐的話，他擔心母親會被怪獸吃掉，像男孩的舌頭。小巫照著校長教過的方法，在心中與怪獸對話，他乞求怪獸不要吃掉母親，保證再也不會貪玩，跑到規定的路徑外、跑到設定時間的範圍外。

「想著曾經傷害我們的人，想起他們的聲音，對他們說，我原諒你。」

大人們靜默時，女孩跑到小巫身邊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該說你是膽小鬼。」女孩說。

「沒關係。」小巫想了一下回答。「我原諒妳。」

5

愛亂跑的三個小人其中一個消失了。他給其他同事檢查過箱庭周圍的空氣牆，物理上沒有空隙，再怎麼竄也走不出邊界。

「重啟呢？存檔呢？」一個同事問。

「為了節省空間，更新時全區的暫存記憶體都被洗掉了，重新啟動也沒用，只能回放『營火晚會』的事件存檔，回溯範圍有限。」

「營火晚會」是一個事件模組，虛擬社區的日常模擬已經達標，整個部門的各個小組重新編制整合，測試各種或突發或有編排的事件。物理參數組的「車禍」事件、動態渲染組的「火災」事件，女同事半開玩笑地編了一組連續七天大雨的事件代碼，命名為「世界末日」。

「『營火晚會』上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」剛進組的美術設計問。美術團隊替整個箱庭進行了外觀上的翻新，貨櫃屋的鏽跡、礫石上的苔蘚已初步成形，未來規畫加入動物活動與植物生長，整個項目有了新的生態系統。

「在基礎參數上賦予和營火距離的平方根加權，簡單來說就是小人們會圍著營火放空。」女同事解釋。

「這個事件是在測試什麼？有意義嗎？」物理動能組的同事問。

「要更像真人，就要做點無意義的事情。」主管回答。

整個小組圍著他的螢幕看最後存檔回放，畫面中所有的小人或遠或近都圍著營火不動，那三個小人在點火

後不久就離開了事件範圍，沒有被記錄到。

「它們是一起走的……」美術組的人說。

「是一個引誘另一個。」物理組的人說。

「交互影響。」女同事解釋。

畫面中的三個小人穿梭在不動的其他小人之間，最後全都消失在地圖一角。

「為什麼那三個沒被加權影響？還有、那條路是通往哪裡？」主管問。

「啊……那條路的物理上有問題，還沒 Debug（除錯）。」物理組的說。「走上去的小人有時會飄到別的維度。」

「我在那三個小人身上保留了意外性，它們不受全域基礎參數的調控，有自己的獨立行為模型。」女同事說。

「像離巢迷航的蜂。」他說。

「所以我們現在才會在這裡除蟲（Debug）。」某個同事說，大家笑了。

「明天中午前把不見的那幾個找回來。」主管宣布結論，哀嚎一片。

「能編程 AI，讓小人自己去找小人嗎？」他問。

眾人看向女同事，她皺了皺眉頭，回到自己的電腦前敲打編碼。第二天上班時他的電腦收到一份新的代碼，他立即運行。

「我出動了整個社區。」她說。

1.0版運行測試成功，他約了女同事去陽明山。失蹤的小人沒被找到，但同事們好像都忘了有這回事。

6

晚會那夜，母親在睡夢中將他喚醒。

「噓——」

母親抱起他，避開地上的雜物走到門口，推開沒關緊的門，走到屋外。

母親的腳步聲。

廂型車天線發出電磁波的聲音。

鞋底劃過礫石的聲音。

貨車的引擎聲。

發動的貨車停在路邊，姐姐坐在駕駛座上。

「有人發現嗎？」

「沒有，快上來！」

他發現自己沒醒，這仍是夢，他想醒來，怕夢見怪獸。

「要相信。」小巫想起校長說的話。

他奮力自母親的懷中掙脫。頭很重，腳步懸浮，他跟踉跑到車頭燈的範圍外，跑進深邃的夜晚樹林中。他

聽見貨車引擎在身後發動，他聽見母親的腳步聲。小巫憑藉月光穿梭在樹林間，有些地方過不去，彷彿空氣中有牆壁攔阻。

小巫認出這是他與女孩和沒有舌頭的男孩來過的小徑入口，月色下樹木的顏色被抽走，枝桠扭曲交錯。他踩著碎石往裡面去，身旁的樹影搖曳恍若虛幻。

路的盡頭有一棵大樹，樹的後方是懸崖，懸崖下方是更多的樹林。遠處萬點燈光閃爍，他知道那是自己曾經居住的地方，那裡叫做臺北。

怪獸就要來了，他心想。因為我不聽話，所以怪獸要來吃掉我了。

小巫靠在樹下坐著，感到無比疲倦，或許這就是父母不快樂的原因，總是暈的，總是醒不過來。

「已經超過時間了。」他聽見女孩對沒有舌頭的男孩說。

許久後，小巫聽見無數腳步聲，整座山中迴盪著他的名字。夢還沒醒，直到電子錶響起前的電磁波刺入耳中。

7

下雨了。

「長大以後我才從各種報導中知道當時的情況。」他撫摸著焦黑的木頭地基說道。「我們被說是神經病，誤信了『校長』的末日預言，躲在山中的貨櫃屋裡等待大洪水來臨。」

「媒體說：『校長』只不過是個退休教授，家裡以前是開廟的，學了一些易經八卦，用末日學說欺騙相信

他的人，用騙來的錢蓋了一座貨櫃屋社區。」

「我爸相信『校長』，賣掉房子搬到山上等待著。他相信末日之後整個世界會面臨重啟，所有活下來的人將以不同的形態展開新生活。我爸以前是做生意的，雖然不算很有錢，但日子也過得去，可他總覺得少了點什麼。具體是少了什麼我也不清楚，結果就是我和媽跟著他來到山上，等待著幾個月後的世界末日。」

「旁人看來可能覺得荒謬，但對我來說那就是一次奇妙的暑假，我在山上認識了其他家庭的小孩，總在溪邊玩耍，等到日落才會回去。大人們早就無心管我們了，全都栽進末日的準備活動中，忙著提升心靈進入下一個維度。」

「我媽卻沒有爸那樣的信念，她一開始就不想來，來了也只是為照顧我。山上的一切都讓她反感，一心想著回到臺北，回過去的生活。『校長』宣布末日來臨的前幾天，她偷偷在米酒中放了安眠藥，也餵給我吃。我只記得恍惚間她抱著我離開貨櫃屋聚落，搭車下山。」

雨變大了，他與女同事躲在其中一間廢棄的貨櫃屋中，牆上剝落鏽的死皮。

「我好像有聽過這件事情，媒體有報導過，一群邪教信徒躲在山上迎接末日。」

「我們不是邪教，只是相信『校長』，就像其他信仰一樣。」

「所以『校長』住在小木屋裡面？」

「對，我和其他兩個小孩總會躲在窗邊偷看。」

「那怪獸又是什麼？」

「什麼怪獸？」

「山中的怪獸，你放在箱庭裡的。」

「我沒有。」

「我確定你有，你導入的『渾沌事件』讓怪獸在吃掉小人的同時抹去所有相關存檔，所以才沒人能找到，因為對整個箱庭來說，被吃掉的小人一開始就不存在。」

電磁波的聲音，他手腕上的電子錶隨後響起，時間快到了。女同事見他不答，把話題轉回他的過去。

「所以和你媽一起逃走了？」

「沒有，我在山裡走失了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

「可能我媽不敢給我太強的安眠藥，我只記得半夢半醒間，自己跑下車躲入樹林中，清晨才被聚落的人發現。」

「幸好他們有找到你。」

「也許不是什麼好事，因為『校長』說的末日到了，但世界沒有毀滅。」

「這才是好事吧？」

「那天採訪車來來去去，在附近搭帳篷的大學生成群來看我們，把我們當成神經病。」

「噢……」

「他們不懂，他們只是不相信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我就跟我爸一起下山了。」

「你媽呢？」

媽就是被怪獸抓走的，他想著。

年輕人們笑完後就離開了，記者也離開了。他從未感覺過山上如此安靜，沒有老師，沒有大家，他們都出去了。

「大人告訴我，我媽試圖帶我離開的那晚，在山上出了車禍。司機是附近的住戶，在開車搜尋我時為了閃避喝醉上山的大學生，打滑落入山谷，掉進地圖外面。」

雨更大了。

「其他小孩呢？你還有跟他們聯絡嗎？」女同事問。

「末日之後女孩就跟她的家人下山了。」

「那個不會說話的男孩呢？」

「他就是我。」

那天晚上他為了躲避雜音逃入山中，在樹林裡待了一晚。神告訴他末日的時間，不是校長的時間，不是任何人的時間，是他自己的時間。

第二天，世界末日那一天，他的電子錶響個不停，被聚落的人發現。車禍的事情已經傳遍，父親在門外痛哭。末日預言落空，老師們四處奔走安撫，他被一個大人帶進木屋，帶到校長面前。他坐在壁爐前的沙發上，火光照映輪廓。

「假設我們的善惡都只是由道德衡量出來的，而宇宙根本就不在乎，我們不需要提升或墮落，因為每一個生命，只要是生命，都會進入第五維度。於是，在我們眼中一切都沒變，但事實上一切都已經變了，根本不必等到世界末日或量子遷躍，只要我們開始去愛，就已經身處第五維度了。」校長還是那樣沉穩從容。「更新完成，現在的世界已是2.0版。」

「校長。」他說。「我聽見神的聲音了，祂說不是今天。」

他舉起手上的電子錶，展示給眼前的男人。

被稱為校長的男人眼中第一次露出疑惑的神情。

「你搞錯時間了。」他說。

「我不明白，叫小巫的孩子去哪裡了？」

「我失蹤的那夜，也是末日的前夜，大人們拿著手電筒在整座山搜索著。他們找到了滑落山谷的貨車，找到了姐姐和母親。」

「我搞混了，是誰的媽媽？」

「我的。」

「第三個小人呢？」

「他被吃掉了。」

下山後他慢慢知曉過去的一切，他知道校長帶領著一群流落在地圖之外的人們尋找棲身之所。他們是

Bug，迷航的蜂，是名為臺北的箱庭外的蠕蟲。他回想起自己曾無法言語，不知悲喜也不會唱歌。

他拉著女同事走到焚毀的小木屋中央。

「聽。」他對女同事說。

就是現在，他說。

就是這裡，他說。

就是妳。

他將女同事摟入懷中。

「車禍的那個晚上，整片山林迴響著我名字的那個夜晚，我確實聽見了。祂吃掉了我兒時的朋友，將舌頭還給了我。」

大雨滂沱，他聽見山下的盆地沉沒，周遭傳來腳步聲，猜是燈蛾都回來了。

作者介紹

威瑪

一九九一年生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系畢業，現為影像工作者。

評審意見

甘耀明

作者以減重的巧妙文字，蜻蜓點水或豪邁揮灑，層層編織，往復「虛與實」、「回憶與現實」之間穿梭，創造沒有內部、也沒有外部的渾沌記憶，類近一種無定向性平面的「克萊因瓶」。〈山中怪獸〉創造迷魅世界，一再言傳的「世界末日」預言成了歷史，並且埋葬在小男孩的傷痕內，成了大男孩用來建構網路模擬世界的硬痂，記憶始終是流動，甚至要用虛構戲法才能找回更多的細節。小說中沒有舌頭的小男孩，與不斷敘說山中有怪物的小男孩，最終撞擊，這沒有成為小說最後的廢墟場景，而是展開另一層次的豐潤記憶，通往了新人生。